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十六

宋　黄裳　撰

記

文軒記

余謂學士大夫或馳騖於名山入傳注涉獵百家之小說以愽為功以辨為能終日牽援自以為至樂然其於德性也畧或悟履迹傲名數萬物之理危坐黙觀有感而後應謂彼百家之說不足掛吾齒牙間静按其文吾

能以理斷其真偽然其於學問也畧二人之學方且相詆於世未知其孰賢然而前之學有德後之學有事德先而事隨焉則其於學文也何有日月風雲天之文也吾以是觀其象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吾以是究其理君臣父子人之文也吾以是明其義發悟以天考信以人不滯於一曲則其動而有所偶發而有所應著於形色名聲之間如春之華如衣之章如天之有河漢如地之有嵩華偽無與於其間斯其所以為文歟故人徵之一

日以書抵余且曰備員下吏思發其身當以學文為事輒以文號其軒文之説資乎君子然後得之此軒所以有望於左右予謂君徼名數者也患在不志於學問今則然矣博覽泛觀知其不為區區之陳迹溺於偏見第資以為正焉則其與余書言約之以文其身施之以文其政言之以文其理書之以文於後患弗為也予將有觀焉

清心閣記

熙寧之末始得微之於都下方挾聰明傲名數不下先進之豪傑欲與之立頭角而愚嘗告之曰性欲静氣欲柔惟豪去道最遠非愚之所望也後十年為長樂掾乃取五經之書百家傳注之說歷代之記環列小軒而讀之號文軒屬予記予喜曰微之進乎學矣取友於古人必能正之者何患其為豪哉及其去長樂為武義宰以優課聞愚在考功方欲知其善最之所自繼而微之復以清心名閣再命予文予益喜曰微之悟矣必以六經

之言百家傳注之説歷代之記無出乎人之心也吾何獨不然葢反而求之故為是名擲請言夫水止則定定則清清則虚虚則明惟道集虚外鑠之物中動之情不能為吾徹風亂葦也然後天地之變化過則形入則𡨋不容一毫欺我此其清心之所致擲古者聖人之治天下也自其道心而達之道心萬物之宇典法之宗要凡數目之源聖人以其宗源有所均則為衡有所運則為樞有所舉則為統要凡數目計道之用則養卿士大夫

而任之其名位與聖人異其宗本與聖人同特其所得有小大所造有淺深而已得其全者為正使之治要又其次為師治凡得其小者為司使之治目又其次為旅治數庶人之在官者不得上與聖人相為源流以力事人而已惟治數之士養心而不晝遂至於放古三代學者内服百寮庶尹惟亞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自與一人志同而意會識大體能自愛其學同有所本故也微之勉乎哉清極而虛虛極而明萬物不足以撓之豈特百

里之境物至而應事起而辨也哉論道之公治要之正
蓋以是進焉

葆光閣記

仲通之仕行三十餘年將歸老於林下治其故居為葆
光閣正視烏石右揖九仙回顧越王下瞰芳園寒沼三
山之氣象四時之聲色合為長樂之佳致登閣而盡得
之元豐七年之季夏閣成明年得請歸休於其上然而
仲通不取風物之勝宴遊之樂以名其閣而取莊子所

謂注焉而不盈酌焉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夫是之謂葆光亦賢乎哉是豈有取於水歟非也酌多於其本則竭注多於其量則盈微風過之則其清明不足以照水之在物也非酌之所虧非注之所盈萬象生於一體惟水之所在然而出沒明晦有資於水焉性之在道也成性之學豈物於事者之所能致哉嘗謂自明誠者明未足照誠未能立已置於羣吏之列物引之不得有其清事干之不得有其寂二者未遣則彼之埶遂為不及之

言不信之廉不成之仁勇且與之戰怯則憂强則喜暇則安遽則擾昧則趨亂則敗憂喜無常真偽相奪彝馳於其所不知且不足以自照况於物乎及其老矣上印綬乞骸骨棲山林間追世俗之迭遊賞勞生之短晷列清樽環侍人琴瑟薦和倡優獻笑自以為得計皆風之過乎水也所謂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盈果安在邪况復長往於仕而不反者乎仲通不然昔於蓀光也不獲為令於蓀光也將欲為余與之善雖不有請猶且為説

以相其欲况其有請於數千里之遠哉大哉蓀光莊子
為至人道也然而悟道在彈指頃自無老少之辨則余
安得不以是期君哉自乎成心生乎成性本無所增也
故注焉而不盈本無所損也故酌焉而不竭無益與虧
莫知其所由來澄寂虛一之中兼照泛應莫能逃我此
其所為蓀光反一而觀之吾未始有辨此其所以齊物
君之老也物歸其清事歸其寂則是時也可以兀然宴
坐而使攀緣不獲乘間自我觀其妙自人充其光亦孰

禦哉患弗為耳從仕之人以僞逐事喪本者衆矣惟至於此庶幾其反始則登是閣者宜觀其名而考其説然後環顧而無累下瞰而感將有悟焉固君之賜也

日省堂記

思遠為丹陽宰運使許侯用其善能徙於錢塘思遠至倈公廳之背為堂寓焉聽斷後先寂然宴坐省其所受之善惡所存之吉凶所為之是非所行之得失然後出莅庶事命之曰日省堂自為詩述其所以命堂之意丐

予記予謂百里之長出蒞庶事兩造盈庭情偽鬪進期我而後平庶司羣案復逆同異期我而後決新物故俗邪正相奪期我而後善飛蝗潛盜乘時伺隙期我而後弭苟務懾之以勢制之以法肆意以行其情暴氣以作其威擾擾之中以物應物以妄對妄烏有不敗君子以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患萬物不治而患我弗之省世之人所以喪此萬物有能競之者其蔽有二不忠而欺不信而妄先自恕已在乎無過之地反以欺妄訟物萬物

於是乎喪然則彼且與物相為流轉烏足以長民哉曾子曰省其身欺而不忠乎人妄而不信乎友忠信性之德也欺妄德之賊也曾子去德之賊以進乎德是故有仁以資勇有義以養氣故其應物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然曾子之學豈外求之邪始於日省吾身終於自反而縮蓋雖應物之際猶不忘乎自反始弗之省今雖自反何以為之應邪由是而進乎道欺妄無心真實有性人非世習不能

輒易其守然後静得以觀明得以照推而上之會而一之可以含有萬類貫通千古豈特千萬人吾往矣哉今子之所省去其惡不為善之累去其凶不為吉之累去其非不為是之累去其失不為得之累則其所受所存明白乎其中所為所行明白乎其外萬類感我作復合散在乎度量之間豈能逃我哉由是而上達并期四者而忘之其為道也孰禦嘗聞思遠再多讀書百家之説能道其詳勤於政事湖山之間罕見其跡今由是堂將

見其為學日損奚事乎多以義制事奚事乎勤扁舟五
湖乘興偶往碧落雲盡清虛相照揺毫伸牋寓以見其
志付之詩筒予有觀焉

坦履橋記

縣令知其所以為政邑人知其所以為善二者相遇於
邂逅則是邦也常有惠民之最利物之功可以書焉元
豐三年予訪尤川諸子飲予於橋上諸子為物為德為
身為義皆善士也故於一鄉常能以惠利相其大夫此

橋之作自乙巳抵壬申二十有八載土木之工風撼而浪擊壞固無足怪者濟道適來爲是邪則橋安能獨奬哉濟道乃與諸子經營而言曰昔日之制對峙三十六柱上負如鼇山下與驚湍怒濤爭强弱之力奪安危之勢如之何持久故歷十有六載而壞爲今之計易柱以疊石飛梁而過秋夏之漲暴集繼至自由龍門而下無與競者庶乎其無患也數子謹如命不日而橋成屬予記予感而言曰昔者諸子會予於橋上是時暑氣方烝

水風泠然過之一洗其煩襟酒數行言笑相續則予之於坦履也蓋已有分耳豈特諸子哉舍此而西上偶與濟道聯名於籍中及去為宰幸在諸子之縣鄉與安濟之功除病涉之害復為坦履而作是予之記果應其會歟援筆而書曰惠不與力計利故無窮橋不與水爭力故可久然則縣令之知為政邑人之知為善宜載而告於後云崇寧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記

琴軒記

昔予閒軒於林下以琴名軒琴不在焉以琴爲心而忘其器者也琴之爲樂簡而清易而和意真而明感人也深而幾於道今子之遊是軒寂然安坐煩襟既除虚室遂開心與手相忘聲與絃相失精意妙思之中自有簡易之奏清和之音由希夷之境出虚無之鄉入松流水之聲墮吾左右前後若有清風之滌吾煩也泠然而過之莫之留止復歸於無有嘻琴不在焉豈有真不在邪不以指得聲不以操得曲存乎精誠微意之間卒爲大

音出虚而入有然則無絃之有琴者尤未能兼忘之也
予觀黄庭内境特以琴心命文欲以掃蕩羣累變調諸
真會於中宫以協四鄙子之名是軒也亦有得於此乎
然而子以聲聞入道已在乎寂然之中自得而弗出焉
與夫閒適之流遊戲之士枝泒言句轉換風力徒務接
人莫知為已逐外而棄其内狥末而喪其本去道遠甚
子其進焉乃并妙思精意都泯於至無而會於道與諸
真遊安用子琴軒之説邪姑以為進道祟焉

崇寧萬壽寺記

上即位之四年歲行癸未九月十七日大臣奏言天寧甫届率土傾心仰維佛乘化導群品倘俾紹隆最上之法則必增裕無疆之休臣等伏請天下為賜寺額以崇寧為名勑如其請十月十五日臣與其屬奉詔切謂欲建佛舍老子之宫以備四時焚修潛致靈貺來介天子萬壽其地所在必求山川會聚之鄉仙聖行藏之境有所祈請乃能恊應今當卜地於城南之郊有山號稱雲

門前此仲秋之社臣與郡人出遊躡十八級而後造絕頂南望雙崖出烟雲間對峙而中裂可以引車騎葱鬱之氣籠絡上下如見真人竒士神深而氣爽自其巔垂兩支數十丈下至於平原如人之伸左右手前抱其腹臣顧其屬曰南山之麓宜為浮屠氏老子之所寓然而未有卜之者豈非有所待邪有老僧謂臣曰此大雲門也今茲北峯蓋其小者臣歸取李清傳而考之始知大雲門乃真神仙之窟宅傳言清與姻族鄉里為别遲明

大會於山椒然後揮手辭謝縋入洞中東南一穴約去三十里望見山川景象烟雲草木自是一境不類人世遇道士四五人謂清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繼聞蓬萊衆聖令邀諸真赴上清會諸真既往戒清慎勿開北扉而清輒忘其戒見清如在掌上起鄉里之念復還人間訪其故居子孫已歷數世矣後為太山遊不知其所在此其大畧也然洞之在山椒明矣今不見洞豈待有緣而後見歟左一峯有塔置其上號黄金塔刻僧俗名姓

總二百九十人名與字甚古是果與清為别者邪自隋開皇四年至今五百有餘歲社日之遊人多往北峯而清所寓乃棄之寂寥處臣方以此興歎後一月俄奉崇寧之詔臣顧其屬曰前日之歎豈非其兆歟捨此而何往遂往相焉更見前抱右支再引而北回觀大雲門相揖於山口如蓮花狀此所謂小雲門者開元中郡守有投龍璧於此以祝時君之壽乃見祥雲五色或塔於空中有記存焉而况大雲門乎哉當見衆聖諸真共貽無

疆之休以資陛下萬壽適默契自然之會非出於私意而為之也其為應也久其為祐也大是宜為寺當與四方名山福地之有禪林寺爭名於天下

演山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演山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演山集卷十七

宋 黃裳 撰

記

閱古堂記

熈寧辛亥予為蕭然遊讀書閱古堂上堂在縣圃之東北隅與翠陰亭相望堂之虛靜可以清人心高明可以移人氣大夫於此引兩造趨羣吏指呼斷使夫俯而視者有威仰而觀者有懼顧不尊歟不然邀嘉賓列侍

人琴瑟笙竽奏乎堂之前倡優譏戲陳乎堂之下歌吹
降升獻酬去來笑語斷續習不爭之射行無筭之飲醒
者歌醉者舞顧不樂歟而今無所取於斯二者以謂所
尚者不高則外物能勝之所養者不固則外物能亂之
孟子所謂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得志而為之盤樂飲
酒馳騁田獵得志而為之此所尚者不高也為行道者
不過管仲而已塞門反坫足以屈其志雖有王佐之才
無能為也孟子所謂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

而為之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而為之此所養者不固也為學道者不過子夏而已紛華盛麗足以動其心雖有可上之性無能為也且夫簿書之繁安足以伸吾才樽俎之歡與夫外物之來寄者安足以充吾志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則安用是堂哉宜夫取聖人之遺書歷代之記百家傳注之說環列乎坐間究知古人之行事偶一日有為則推為康世澤民之術文以應變武以戡亂萬物和之酬於手捷顧

措間無所疑怍然後伸其才使夫屈者以伸廢者以起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又將天下之才而教育之然後償其志子愛大夫能命是堂未有能道其志者乃試言之

佚老堂十景記

佚老天也世之老者其識無所悟其情無所寄閒居靜坐四體不勤往往無憀之心生寧復且從其志而已志於利者則茍得勞之志於名者則偽行勞之志於難老不死者則凡可以圖生者勞之悲夫去根遠矣復競其

華而務其實祇本弗應若將爲槁壤矣是謂兩喪魏子爲佚老堂翼之以十景於堂之奥爲書室於室之右爲琴閣於閣之東爲松軒於軒之北爲竹塢於塢之西爲月庭於庭之南爲風牖於牖之外有山謂之屏山山之下有泉謂之盆沼沼之傍有廊謂之吟廊廊之隅有榻謂之醉榻以書抵予曰有是十景以示佚之有所寓焉予謂魏子能寓其佚已賢於世之老者矣然而所以寓其佚者子知之乎人之心適理而樂生得趣而憂解夫

苟未能以書觀理以琴求趣而徒卷舒勾抹區區顧指之間終日不釋則琴書之情弊矣是豈能寄能佚乎役思於書運意於絃其樂不能無故子姑舍是出對松竹山泉之間風月之地更新以適焉松以堅而高竹以虛而直堅則不可乘虛則不可累故壽於他木子特愛其蒼虬伸騰碧玉森列風月之中玉簧駐雲金鎖墮地幽人高士倚其幹而踐其影神也聳然有絕塵拔俗之態歟非子之所寓也風吾氣也有無之中去復不停觀其

起發於幽谷披拂於寒林而後泛濫於戶牖疏而行之則過之也微祛吾煩解吾酲而忘吾倦精與御之而往可登太虚而遊六合也觸之則鳴禦之則攻或扶或揚逆當其衝使人閉結而不解然而我將遺吾筋骸而抱吾一則是氣與風同歸於太虚烏能為吾利害也哉月吾性也水以清得之以濁喪之天以霽得之以陰喪之然而月也無得無喪自水取之自人觀之而已西方既升子坐庭下而得之莫不仰霽俯清惟恐濁曀之喪吾

月然月之在人心久矣而子獨不患心之為月害乎山若仁也水若智也山之狀如屏是天遺子以所依者邪沼之狀如盆是天誘子以所容者邪觀山而思仁居仁而不能依則危觀水而思智用智而無所容則亂吾之望子善而能安豈特巑嶭之峯清泠之泉能適其情者邪子勉以佚歸是八者之理而寓焉然而閒適之中豈能忘言以溺其理哉則子當步吟廊八者之理感觸而獻吾前秉之以危韻發之以中聲數聯得意一笑破顔

南北其筒賡和盈軸予之吟若是乎雖然八者之理佚之所寓不使佚遊而樂荒佚炎而志放如斯而已矣以理自賢以言自著豈老者之務哉宜務合理而會於道去言而趨默遂還本根而後已則予登醉榻始舉而和再舉而酣三舉而醺四舉而冥㢢緣一斷然後遺我於混沌不知老之寓於形佚之寓於理豈復有八者之翼吾堂哉予之醉若是乎未可知也夫予未果知其為人然而繼文以遺之不亦過乎壬戌之冬魏予為佚老堂

即乞詩於延平予方始行而東未暇作也挐舟相隨泝流而上凡月餘日然後得予詩於建溪後年刻詩於石走僕數千里獻予於都下復求予言十景予曰魏子真好善者也夫人閒居歲晚無原壤之埃則與其子孫從事於宴樂苟盡其年豈復有志於是哉是必有所見者故予惜其所寓不如是也反役於景終無所聞則是十景何益於子哉故又為之書

默室後圃記

友人即默室後為小圃壘拳石為山鍾勺水為池植四時花環圃之左右其花十餘品而春居多也默室之中盤踞而獨坐寂然而言忘兀然而形忘杳杳為天遊寄於貌象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與道相會道與意相適於是而下焉開目則欲有所寓垂膝則欲有所適乃之圃之中諷遺編鳴寒絃銜素盃戰枯局聯詩篇默花數與忘形交於此為談笑以寓道情之至樂花之氣有幽香花之色有淑質彼株榮此株枯後者開前者落

於此知物態之多變然則圃雖小而仁智者寓焉則圃甚大矣雖舉廣圃名苑絕景盛賞而與之較彼特有物耳使廣圃名苑有甚可愛然而無君子樂之則人之情斁而物之態改雖絕景盛賞有時而不足愛也惟君子之樂不在物而物者特其樂之所寓焉又奚圃之小哉

安肅軍建學記

孔子廟從城之西南隅行七十餘年矣有事於祀學者往往陪位而去無所寓焉慶歷中天子命之教於是講

者有堂學者有齋雖然甚隘而陋促席而坐不過數十人歷歲月受風雨遂浸以壞學者如見荒郊廢宅氣象寥落席不暇暖散適城闕之間東有官舍西有城壁而學之地受制其間雖欲闢而宏之不可得也元祐之初太守高侯遵禮通判黄侯敏用惡其甚隘而陋不足以受學者捨地之遺利得金百萬復即北城之東南卜地而營之建作之制下視旁郡正門在中復設外門以衛之偏門以翼之諸生奉贄而入搢笏於殿鼓篋於堂具

員者於齋待次者於館食有廚浴有室職事之位備焉嘗考泮水之序雖言僖公能修泮宮而詩之辭不言僖公營揆之方建作之制而言泮宮之上小大從公而往公與先生君子行飲酒禮謀事率衆內能欽明其德見於色笑威儀之間文武之事有可法者下觀而化故其詩曰靡有不孝自求多祜及其從事於淮夷其靜也不吳其肅也不揚其安分也不告其循理也不逆弓矢車從各致其用以戰則克故其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此僖公之所以修歟然則二侯之作可謂知務者也果有意於詩乎人惟椎朴木偶不可觀感而化其中實故也甞聞燕國多悲歌感慨之士遺風餘俗猶有存者聞君之善教豈能慨然而興者邪靡有不孝自求多祜能為其君之用何獨至於魯國而然哉元祐已巳仲冬之望日記

含清院佛殿記

有釋氏之宇其名曰含清其年起於唐之中和其地出

於劒浦之巨沙至今元豐傳十一代矣佛之所寄甚與且陋不足以致鄉往者之觀美辛酉之秋紹忠慨然有志易甲以高易樸以華募財於鄉節財於院合金百萬壯其棟宇侈其貌象季春佛殿既事衆色雜華周回間列以悅衆凡之目使知吾佛之尊且貴不可易也然後誘以歸焉紹忠之意也然而衆凡之歸也汝能安厥止乎浮屠之庸者不過以為我計茍養其欲而已安厥止則未暇也予為其歸者言之佛之性其體也圓其用也

先惟其所感宫殿樓閣户牖堦砌嚴麗廣博寶華粧校翠影妙香不可窮既然而佛之榮華侈靡豈資於物哉本有高明之道清淨之德然後榮貴之不可幾及者隨其所欲而至焉雖然化現色相不可以為畔岸自非内遊之士安得而見哉則以金百萬壯其棟宇侈其貌象又出寶玉之所現者與衆觀焉知佛之清淨故致粧嚴之居知佛之高明故致微妙之相紹忠亦當以是告於歸者云

公餘堂記

千里之民有望於刺史者其始有事焉皆求循理而復必待刺史能為義禮之政以應我其次有情焉同欲及時而樂必待刺史能為禮樂之遊以導我然後如其志不然遂欲作民歡聲和氣以却虎蝗以消霜潦以散盜賊以登桑麥收循吏之名實未知其可也然則為刺史者不亦有道乎有駜序言僖公君臣之有道其詩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所謂無不為者也夙夜在公在公飲

酒所謂無為者也自無不為以至於無為其賢人之有道然而在公明明不至於茍勞無以自適故其詩曰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鷺于下臣之集也醉言舞樂之至也在公飲酒不至於大肆無以自守故其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鷺于飛臣之散也醉言歸樂之節也有禮以制中有樂以薫和人心感而天時應故其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然則公餘之樂惟有道者得之有政而無樂不足以有感而

况爲樂而失政與夫二者並廢乎哉是故晉僖公旣失道遂不及知禮之所在唐之遺俗憫其勞苦頓瘁老死而後已故教之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苟使僖公有樂其本不出於道易爲物所溺故戒之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然則政與樂僖公皆未之逮不足以望魯豈待較而後知哉某倏爲州謹始日與其屬振墮壞整破闕發隱姦遣滯訟未幾凡要目數各從其類綱紀遂立庶司羣寀承式而

舉行遂號無事民則歲豐而義重吏則日閒而興長始有公餘之計爲堂於山水間旂纛所臨大小之民從公于邁清暘翠隂歡笑遠近或馳驅於郊或鼓考於庭棲侯鵠立壺馬寵辱君子之勝負兕觥其觩不醉無歸是時斯民門無苛追廩有陳積亦可以行其樂矣故其從使君遊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使君其無疾病歟何以能爲樂也當其酒行請歌有駜之三章以爲使君壽吾知其無愧焉

三交堂記

自遊鄭君山居今二十載一日鄭君西來出予留題壁間二十四字言將移刻於石作堂以置之願為之名昔予所賦以其形影適與日華遨遊乎曠閒之郊清虛之境徘徊乎舒長之時澄霽之晝踐乎翠華之林詠乎寒光之濱我與影無是非之間無同異之辨其誰抑吾飄逸之興累吾放曠之懷者邪和光之域彼已俱喪自得之適天與為地嘗觀李白對月獨酌之什愛其詞體有

絕塵之思白得月而有聲影得白而有象醒而交醉而散其天樂也予之得日華也其白之得月歟予其以交名堂然而徒爲之交不能道三交之義則衆人之交也其孰以爲樂必曰惟形與影得日則然耳何足道哉吾曰不然日之應良辰身之造勝境而影之在日中出其身之左右前後蓋有分耳若夫天時之變人事之感發於不意則使良辰勝境卒不相值㝠邇而睽遠雖欲宴坐偶往閒與日華遲回身影容與豈可得哉雖然此人

事之論耳予於此亦聞道乎夫坐吟而揮毫起舞而揚袖影皆能然及吾笑語感寓則彼寂然不可以致詰是非其獨體吾陰乎惟形兼受陰陽而惟陰陽制之是故曦輪既西形影相失一日之變也一行一歸盛衰相繼百年之變也一日之變影也而形果免百年之歸乎則是三交何其幻也形與影固幻耳目化幻者也夫知幻之所自出與夫非幻之所在乃可與言道蓋日潛運陽中之陰以配陰中之陽造化萬物故能以死生與其形

以顯隱與其影形吾舍也且不得而有之況而影乎哉
又形之幻者也至人蓋以白之所對予之所交一而索
之還用其生我者修之使至養之使就天地之運四時
之變萬物之理收攝會合存乎秋毫之中置影留形與
日貫乎古今而在也不亦妙乎嗚呼衆人形影有待乎
日而彼至人日致其用則予所以名子之堂其義豈止
於翫日而待盡者邪子其求之

演山集卷十七

演山集卷十八

宋 黄裳 撰

記

風月堂記

風月在天之景也泉石在地之景也草木花實在時之景也三景之為物最能適人之情又有能累之者故風月泉石常為好清者之蔽草木花實常為好竒者之蔽泉石風月草木花實彼豈有意於累人哉惟人不能以

道為樂以樂寓景而景授吾所樂而已違景則無繆戾景則有數人之情莫不然子山得洞於梅嶺洞之中基而為堂累而為臺穴而為沼以花名洲以琴名泓以鑑名石以鶴名亭以錦繡名谷其類不能盡言之所學則讀莊子之遺言故以南華命洞所適則慕樂天之遺風故以風月名堂子山於此乘興而閑行興盡而宴坐與所交遊從事於文酒間以度其生焉或謂子山方學莊子則宜内觀無事外遊而待風月泉石芳菲草木而後

得其樂無乃有累乎予謂不然茍知吾形與景皆非真物以生寓形以樂寄景志不存焉何累於予山坐堂之上有物泠然過之或披其襟或揚其袂或撼其佩拂其纖埃循於帷幄之間吹者清嘘者和回旋斷續在吾之左右有物皎然而下與泠然者相得於廣莫當是之時南華翁則能適然與彼二物為無情遊澄輝之中兩腋習習乗光御爽登於萬物之表而或者莫之知焉銀色漏身金波汗漫或燭吾吟牋或泛吾酒卮瀑雪吾神形

見吾影而或籠吾醉䰟而卧焉嗚呼泠然在竹則得自然之聲皎然在水則得自然之性爽氣皓色與吾行止之影忽爾而相得瞥爾而相忘不可係着則知人與物非所翫者及其皎然者瞑而歸諸太隂泠然者静而歸諸大塊南華翁則亦兀然坐忘不知頃者爽氣之所吹皓色之所照與夫蒼顔華髪行歌自適於其間者果何物邪然則南華翁之樂如是或者無累焉元豐庚申之季冬褒俗郡人李泳北趨都下道出南浦南華翁訪予

於水閣再請予記不可辭也乃含思於閣上書遺之而去

重修澶州學記

熈寧十年之仲春韓公由三司副使拜諫議大夫請為澶州天子與之下車三日走隸人持儀物致裳於闕下權教授事澶州之學廢置久矣公未來時士在城闕草登於堂墉復於溝齋扉不開鼠市於晝幾年於此矣及公至止役人徒指工師整次舍備什物危者扶之仆者

起之弊者修之缺者具之壁茨丹雘顧瞻一新鄉往之儒不日來至北方之學多在口耳之間若夫緒餘倫類意致神遇則得之鮮矣裳之來公親爲卜日盛以講筵嚴以師席諸生鼓篋而進難疑荅問發明先王之遺意稍厭誦數俱嗜精義公日視學接之之恭待之之厚如見敵者瀆之民又知一介之賤有道在焉能使貴人忘其勢是可尚也往往相勉出其子弟而教之自公始矣昔時列國之君天子皆命之教然後爲學魯侯以修泮

宮而見頌鄭國以廢學校而見刺蓋雖衰世學校之教無敢輒廢者嘗怪淫亂之衛國俗傷敗之中時有孝子仁人忠臣賢者興廢有命動静有理去就有義至於婦人女子其情有節其言有序不失禮義之所在詩人稱之何其盛也豈非學校之遺教猶有存者澶淵衛地也今之説者多言北方之俗鄙野不文無足觀者澶淵之士三歲一舉於禮部輒見罷歸不及論而官之且三十年矣是何此時王教之盛而士之可稱道者未能若衛

之世乎非其才性之罪也嘗謂朴野之質尤近於道更易引而進之是故北方之士有出為公卿大夫者渾厚中正建功立行往往天下豪傑不敢先焉但意其不及耳當衛之亂政散民流不可及止楚邱之文公一起而化之淫奔之俗遂不見齒於國人以公之達適丁於斯時樂為文公之道化豈難為哉將賀長材秀民出為天子器使後世不稱長材秀民之可愛而稱公闕

悟静軒記

天之君子其静也致道人之君子其静也循理與居以時出處以義循理而静者也甘以中士自處静悟之説無所與焉衆凡之流於天之君子不修於人之君子不學已放其心唯知有動寢則役於夢覺則役於想精魂情識聞見好惡晝夜相尋以逐乎妄雖以動静天地之常理不可廢者猶且不得而拘之況其故為者乎是故是非得喪紛擾乎其前死生禍福驚懼乎其後既自棄吾復何難志於道者慕天之至人而遺世之君子以謂

道與物相與得喪徇物則喪道徇道則喪物葢夫不知生之累為吾有心不知心之累為吾有形耳目者心之窓牖也鼻口者心之庭戶也其心有感則先為之報有行則先為之蕖且夫心者天之君也當為五官之唱約束以從禮統御以歸道固其任也今反與彼五官更相為用惟物之從烏能檃隳乎物是故慨然以興飜然而改馳者靜譁者黙兼忘以還無又損以致虛猶秋之時萬物歸根復命宇宙清明物象隐顯真氣上升甘露下降

吾方坐進此道與天為徒不知其為樂之自也將且藏用於窅冥罔復出而為神化嗚呼悟静而立道至於斯極也不悟而夷乎物可不慮邪張子聞善而作者也求予文故書以遺之

青州學記

惟宋有天下天以子愛之而所以愛視民人以父懷之而所以懐視士祖宗之世皆好古尚志喜名節慕忠厚有三代風趣考其所自蓋出於教學其説有二有示而

教之者則以學校考察行藝發明其才德學校之士理義已育於胷中故其趨行遂能顧瞻朝廷之向背恬淡者進則為之戒奔馳信實者進則為之戒僞妄謇諤者進則為之戒諂諛廉勤者進則為之戒貪惰仁孝者進則為之戒悖逆覼化之速有如置郵之傳命其類不可勝道也得此術者已自有學養才之妙雖賴乎此然而學校之教未能發明其才德雖有外入之者在中不止彼又烏能受哉是故祖宗養才二説並行而交作之嗣

至神考則以學校人才之所成始前未之詳嘉與儒宗
講明道德之藴發散微妙推於六經著爲新説以浚淺
智使人不溺於博會歸於性分設三試以陟多士譬之
由門而升堂由堂而入室勤莫知勞積善尤長行之上
庠矣未及推行於天下崇寧改元皇帝慨然有感將欲
盡述神考興學之遺意乃詔有司講議以聞凡自郡縣
皆得以爲學有學者使修無學者使置乃用三舍稍復
鄉舉里選之法青在東夏實總八郡士以千數額當養

士三百昔雖有學制度殊陋不足以副朝廷崇尚學校樂育人才之意適丁斯時而弗之為是卒乎不可為也故具以奏繼而得旨舊學在郡之東北隅郡人素欲移置文明之方恨未之逮因慰其欲營於城南得地百畒而治之固已有書其兆於壁間者豈特人之欲哉雖弗之移不可得也堂貴宏延多士也殿貴麗奉先聖也翼堂有閣以藏六經環殿有齋以備三舍饌有厨浴有室客至有館物入有庫求我之蒙自訟之士役於人之胥

徒皆有以處之嘗謂王道盛時四方諸侯承流宣化不敢私出道德以善風俗故命之教然後為學教法皆資於天子周衰先王之澤既不下流諸侯之賢者無命可待故魯欽明其德而有泮宫之頌諸侯之不賢者無德可明故鄭學不修而有子衿之變風性命之理類為異端所蔽流入偏見不得古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以從事則害政以長民則壞俗漢唐之世未有能攻之者其學失真故耳道益不明歷千餘歲朝廷法度士人名

節四方風俗由是不足以望三代雖有孟子出周之季欲救其獘環轍而攻之竟以無位與時遂老以死可勝惜哉令之學士乃自神考發明六經之要妙感悟其固有者猶之醉夢中俄聞帝所九奏自太虛而下灑然以興方苦沈痾彌年偶獲真人金砂霧散五内釋然而去體類能解蔽脫去淺陋直行而前誰輒汝畫有妙道之行者足以為老莊有明道之德者足以為揚雄然則神考之相乎道真為萬世之澤也若夫才性之下者與聞

性理之高明意未克會猖狂而趨猶新生之犢耳提而正之則教官之任也嗚呼人君所以為天下者其道有五其權有三何則一曰祖宗德澤二曰朝廷法度三曰士人名節四曰四方風俗五曰天下公論所謂五道也一曰兵二曰刑三曰財用所謂三權也先王以是八者相須而行維持天下之形勢牢不可破唯其上下有學能造義理故其愛足以積德澤明足以給法度清足以植名節厚足以移風俗正足以立公論由是弼教而後

有刑輔德而後有兵行禮立義而後有財用夫魯一侯國耳欽明其德且能得才有勇如虎臣有淑問如皐陶而況天子之教乎當見成德之士如先王時竟立名節能為朝廷修法度移風俗立公論顯相天子之德澤上下一心本末相貫不容邪說異端存乎其間此其所以維持天下至於牢不可破者邪然則學校之效豈特要於文辭誦數之間哉宜書其說以示多士使知朝廷崇尚學校樂育人才之所歸而志於學

重修興國軍學記

昔有學在城之西北隅跨危巔俯重湖環之以衆峯流行者趨峙立者顧是時乃有學士大夫能以才德鳴於江表熙寧中或者以為居險之制為量甚微不足以容來學之士始遷於東南捨髙明就下濕山馳而水注春之漲暴集遽至遂有墊溺之患士在城闕行二十年不登仕籍元祐七年之仲冬朿仲朝散得麾出守以謂學者為巳以致道必志於仕則非教者為君而育才期於

有用則是仕不仕有義用不用有數然則學之所寓前瞻後顧五行休王之說教者實任其責豈可廢耶而況太守承流宣化必能使民知禮義成孝欽然後其功可稱知禮義成孝欽必出於隆學校延儒生講明先王之道教發揚天子之德澤然後其俗可變教育之地茍非學之所安地理之所宜何以稱太守之任哉遂出養士之餘財推我圭田數千頃還學於故山以為昔日之所病在山之絕頂今置其腹焉流行者趨峙立者顧其利

過之于是太守時與諸生為賔主禮講釋有師博約有朋
檢束之有規勸沮之有試各就其才以待一日詔下猷
書王庭上備天子之器使如是而為太守不亦賢乎古
之循吏為事業雖不同及其建立學校率其縣邑子弟
而教之不可多得文翁之化遂冠羣吏前比齊魯後及
武帝之世天下郡國乃立學官茂異輩出興造功業制
度後世莫及文翁實啟之然則循吏之名能盡文翁之
德乎蓋未之盡也夷仲之為興國其務及此雖不求乎

文猶書之況其求之乎元祐甲戌之孟春記

太平州蕪湖學記

崇寧元年仲秋天子思欲推廣神宗皇帝三舍造士之法詔講議司條具以聞本司奏言先王之時比閭黨族之間莫不有學所以明人倫厚風俗及其成也無思犯禮莫不好德伏請縣邑皆得以置學越十月承議郎知蕪湖縣林修奉詔從事前此所建適如詔旨第率閭里子弟來就教育推布教條考察如法將升於郡學而使

郡太守有以貢焉乃其職也鄉教之設黨有庠庠者養也以主乎造士遂有序序者射也以主乎選士兼斯二者而有之學也此學之名所以施於國與黨領五族之衆先王之政已能使有相保之智相受之信相葬之禮相救之義教而化之猶以為未也中有庠焉則養其德而成就之也遂領五縣之衆有州民之仁足以相賙有鄉民之恩又足以相往來五常之善於是乎備矣中有序焉則觀其德而選取之也自黨遂之教廢庠序不設

約束之規既以踈漏修學之士多在城闕不及前古遠甚矣而今之州古之國也縣邑皆得以置學其猶黨遂之有庠序歟昔時大夫富其民有術屬其民有政養育有道考察有法升移有序故其造士道德同宗本末相應未始有戾焉方今朝廷權行三舍考察之制凢目甚悉必得為寀者運量乎其中在士有累於貧者有所資有累於事者有所代積漸涵養視成論升出於優游而不迫庶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源存乎鄉里而已此

正天子有望於郡邑者也

演山集卷十八

演山集卷十九

宋 黄裳 撰

序

臥雲先生西遊序

昔聞江東之士有得方外趣者棄絕其妻子遊荆湖間寓居武陵溪上爲臥雲庵吟詩以自適讀莊老釋氏之遺書意觧而忘象步趨絕塵若將不可以幾及者後求其人則曰先生姓某名某予聞其風想見其爲人十年

於此矣今予爲太學官先生由桃源得道友適然而西將爲嵩華之遊予謂有無能爲而逃於隱者有不可爲而權於隱者有翫山水之勝而溺於隱者有以高尚邀世而僞於隱者先生之遊皆非是也無能爲非其才不可以爲非其時邀世玩物非其志以謂智効一官特爲聲色勢利所役爲物者細不能爲我者大先生下視此屬以爲不足爲而不爲者也以爲道與物相爲得喪惟道之從則喪物惟物之從則喪道方其致道不能以吾

嗜欲情愛置之義刃之上割絶而棄之是人望道而愈遠者也孔子佛老之聖豈一世之積哉葢嘗無自而可矣今而後乃能無入而不自適焉及其成德不為縁累所制則市廛鄉閭之隱與桃源嵩華無以異也然則先生之行非浩歌遠引窮日之力而去者異時江湖之上當復邂逅解顏一笑不然期於無何有之鄉同歸而盡焉

諸公紀贈子鎮詩序

范氏之孫不遠數千里扶哀而來見予于京師泣數行
下斷而言曰先君之事其要見於銘詩其詳著於獄辨
閫中官府之吏道塗小民皆能論說其故不必道也然
而知己相與作詩紀德近百餘篇自維不肖且恐身名
不足以顯親尚欲盡得當世達官要人歌詠盈集傳信
於後世惟執事最知先君之詳者願賜之叙使得以賛
見於諸公此孫所以來之意也予愴然應之曰人孰不
感義此固其所欲賦者嘗謂過情之譽勝事之辭出交

遊閒溺於流俗之私好勢利肩笑更相傾動無以示其好遂至屬文華飾僞妄借事以著其實誇誕於世歌頌以悅其生誌銘以諛其死天下皆是也故世之文人其言往往有愧於心不足以考信今使諸公相與作詩以遺子鎮之生死非出於勢利也非得於肩笑也感義而後作也元豐元年春予自京師還閩閭里閭長老道羣因之得子鎮渉零而言曰吾屬隳陷穽中安所告語今幸而佛出我得見天日無報德之地嗚呼子鎮會或者

不學道乗一路之程爲顯要計猶慮煮海無窮之利雖
空八州有限之資不足以邀其欲也輒用屬爲資胥徒
臧獲聽得以訴其主少不如意東芻爲人謗書夾道發
緘下吏便以爲據邏者虎伺捕者鷹攫獲其屬十有三
干建者以千數乃有劍獄𡍼𩕍有才之士赴我顧掊剌
骨刻意弗集則必羅事而織之有辨必溺誤用子鎮然
而是時威削並行廢奪立至柔者惴惴智者悄悄恐不
足以自全子鎮用才見知毅然彼已不顧引囚覽按論

情之過故觀事之要緩紛紛釋去留者三四十人耳彼知其才可任而不知非義不可以撓正子鎮知其違忤風旨必至於廢奪而亦知人情不可枉以就法志節辭氣戹窮以死不少為暴吏屈是可賦也當聞無愧之辭自天理之所感必有瑰奇險絶之語出易直俄忽閒以為子鎮光焉雖欲自禁其情不可得也寧復恪哉子鎮富聰明强記識篤風義善文辭覽庶獄案一過能道其節目見孤遺女輒取而嫁之此予之所親見也世世之人

有是矣或為名而作觀延平之事下臨萬仞不輒為非義動其心信乎其中有主者由是而推之何為而弗正朝廷方去浮薄小人思得君子矯俗以歸厚然而子鎮往矣可謂真不幸也

東林集叙

律教之設潔人之汚束人之肆使人承戒自省常若神明陰在其旁檢察其不如法者人非世習不能攻其環衛輒蹈其舍故人之於道也自其靜一而悟入未能㧞

於瞬息一言頃而得之或為嗜慾中敗而或老死於勤苦無所見者蓋其進之也久則秉之者得間焉佛以是末之至也復為禪教引物而感悟之開堂升坐隨問而應迅機激電妙談蠶鏃而或寓之形容之間聲氣之表示人莫窮壁立萬仞而學人者豈易得哉當如飢鷹伺肉游魚見餌俄而取之已吞而潛已拏而舉或者猶求餌肉之所在禪之為教不亦至乎自非人我兩喪而會於道形骨俱融纖毫不染不能隨感而應隨應而悟焉

性空之中少為形物蝕其明而玷其瑩則遂留滯落着其機不足以發其樞不足以運其鋒不足以斷則問者烏能取應者烏能用哉蓋世人之於道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未必皆有受道之質行道之志是知而已此尤不可以多得或者非實有所見聞竊佛之言而駕之以敏速欺罔後學此又其末流也然而學者果欲知之乎以其利害探其所養以其死生觀其所操則其情偽見矣照覺禪師予同郡人從黄龍遊嗣第十四代

升堂演法有臨濟慈明之遺風門人録其語以序屬予
予與師未及相見得其語録而讀之所謂迅機激電妙談鬗鏃人我兩喪而會於道者也不知學者有如飢鷹
伺肉游魚見餌俄頃而取之者乎觀文王公以為東南
道法之冠豈虛言哉始遊寶峯起應東林之命惠遠法
師常言七百年後當有肉身大士更吾道場東林始以
律居蓋自遠公而後其教廢矣會今天子詔改禪寺而
師適來為第一代演法以遠之所望而考其人以遠之

所期而推其數皆無戾者然則師之作其天人之會歟始者諸公迎師於汾潭避命而逃之走五百餘里而後得師於清江山谷是豈得已而求為之者邪其言蓋為應物而設推吾為佛之餘以遺其類者也嗚呼世之觀是録者能以耳視而目聽之庶幾有逮焉

送黄教授序

閩中山水之聚水甘而山秀居民之域旗劍排空人天在鑑能使過者皆欲寓焉氣象之中含蓄奇秀堙鬱而

未發者不知其幾千歲蓋自唐德宗以前未常舉進士其後雖有歐陽詹徐寅輩相次而出特以文辭稍聞於天下未有華顯者又二百餘歲矣雖然豈人力所能為哉盛衰之數然也自有宋閩中之士始大振發温陵建安先有將相出佐真主方恠莆田有山圓鋭而中峙居民四望而向之號稱壺公昔有異人之讖以為水環其山當有通顯之儒下副人望今未之見何也未幾果聞應讖者蓋雖温陵建安莫之比也莆田之俊實吾宗人

適丁斯時例當隨數出而有為於世然則有為亦有道乎其究吾與萬物同出於一宗惟物各執其末吾知萬物之理皆其一宗之所固有者分定久矣惟反一者出用成理為之長而已附之則憂駢割之則怨虧夫惟中德之士無意於功名然後能為之長萬物有不得已而起者吾以不得已而應之然則應數而仕應理而有為天之君子也太平之佐也予其誌之

答大覺道果詩序

道家所謂還丹釋氏所謂道果皆明大道之所寓道且强名而丹與果亦假以明道大覺見示道果長韻因以和之予自辛丑之季冬由杭而之廣陵偶於天寧寺得御筆手詔以為沖虚無為真空不二本自不殊隆此而廢彼豈朕之志哉天下始知三教皆本於一道沖虚真空丹果之全體豈有異邪嘗因言坐忘之中和合有無以為神丹之嬰兒微如一黍以遊諸天坐禪之中收攝色空以為聖胎之法身細如一芥以藏須彌同謂之珠

其大包含乎二儀其妙貫通乎三界故曰大道一而已矣無為之修不知之證出於自然吾無與焉見而體之也非談道之也嘗謂太上之後其傳丹說著矣不必論也適以詔吉緣佛之徒而言之因繼大覺所賦為之開發其心要世之釋氏子以齋戒持律以宗旨說教以日用談禪以性見演法執是四事欲進而為佛善士則務為福不過勞苦以持行智士則務為道不過安靜以守性然而此特教中之事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自在教外

別有秘密之旨必得可以出世之士而後傳焉達摩之得二祖是也其傳已竟遂行而或隱前此四事乃推其緒餘且以行教正如古今之隱者避逅方外得道之士大者出入三界其次飛舉蛻解然而三教所以立道其本則一學者莫之知焉惟其談禪一教本末相貫談禪者其末也見於外者也作佛者其本也存乎內者也先聖之於學者姑以說佛接引之入候知其詳足以出世乃知收攝八用有所付焉奈何後世之士類蔽於性見

自以為如此足矣更復何學大覺與之語稍契獨知其妙有本及其至也非内非外故答大覺長韻以示其徒使見其本無以異於道焉覯予序語則思過半矣

言意文集序

道本於心以性為體以情為用志者存於心而行者也意者思於心而作者也言者發於心而應者也著述之士雖累千百萬言反本而求之則貫乎一而已言意之為書識性為之根蔕才性為之文飾記性為之證據合

是三性而本於心禀其可否著為羣言猶之讀書萬卷歷歷可引其文義㫖閫洞然曾無一點實乎其中善觀夫言意亦如是而已彼我之心一也有道則通乎一愚不肖不敢以為有道觀者考焉

順興講莊子序

楊墨之於道其迹近其心逺老莊之於道其體同其用異聖人為我之心有仁以充其類則異乎楊兼愛之心有義以制節則異乎墨君子之應物可逺者迹不可逺

者心楊墨以心遠于聖人此孟子所以得訟其非而禽
獸之嘗怪荀卿之罪諸子輒引老莊與彼墨翟慎宋之
徒同為無見者老莊所以致用之異不及知焉予甚惜
之豈有老莊之高明不及時變必立區區之說投為一
曲之士哉仁義之失至周而極焉周之所以救其失者
主於禮耳一興一居莫不有法一動一植莫不有政其
儀三千其職三百六十形色名聲與事變爭無窮其行
出於元德其義出於妙道隨人材分而應之猶水之應

物也方圓之形小大之器如法而歸焉及其弊也王者之澤竭學士大夫不得其傳或爲形數所因世習所遷偏見小聞有如仲子之介楊朱之鄙墨翟之泛子莫之執中告子之外義者天下皆是也士之學去本逾遠猶木之升然華葳於末烏有不失其根者邪然則莊子之高其言與時盈虛與數損益以矯一時之不及耳豈私意哉嘗謂孟子之約言者荀子詳之孔子之罕言者莊子詳之荀子之于聖人其尤贅歟莊子之詳則異於是雖

然老莊之矯絕仁棄義為太甚者豈以矯其天下者必以過高之言而後可救歟孔子以質之過者救文之極獘固其意也然而老莊之言不可非也亦不可以為典要孟子所以無一言以及之漢唐之學溺於傳注之說形數之中不自奮發流為汙下蓋已久矣適丁斯時有能談其書者因見聖人之妙道其言新美散在傳注之間學者得之醉者以醒寐者以覺如在飢渴之時偶得醇酒異饌而嗜之久而不能厭也然而老莊之書復顯

於今日其亦時與數之所感歟學道之士嘗患不知其本果知其本發為文章立為行實皆餘事耳有問者曰聖人罕言者得其一言而悟何俟老莊之書而後致哉予應之曰六經之書主明禮法而應萬世者也非救一時而已立禮也詳論道也畧得其一言而悟焉豈非豪傑之士哉嘗怪今之士大夫置巳而求佛置聖人之書而誦其教夫由佛而知孔子者且不可以多得況能自悟於一言之間哉方此之時老莊之不可廢也明矣然

而樂老莊者切究其流而為申韓之慘毒嵇阮之放逸
得其高明而求六經焉斯善學者也

余青字長生序

一氣之為五色惟青去本未遠四時之初也為物之少
也奈何相推之理不得以常存當與四色相為盛衰代
謝期於老死而後還子見夫人乎其顏色華而悴之者
潛改其髮方翠而斑之者俄至造化密移浸以黄落草
木之四時與人一生無以異而子乃欲以長生不亦妄

乎然而知道之異乎物而從之故不妄知真之異乎幻而守之故不死令子知夫順五行而出則生人逆五行而入則生身者乎試用是說以究余子而子能悉具以告蓋嘗聞之矣然則子以用名以體字學為化者也果可以長生惟其長生不死故至於不生不死嗚呼其妙至於斯極也子其自信自將以副之

演山集卷十九

演山集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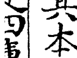
宋 黃裳 撰

序

送劉子甫序

劉君聞善而趨者也一日相得於逆旅以其所以從學之道下問於不肖不肖方且從事於問者烏能語君哉然而問之勤不可以虛辱試為之語曰萬物之理不同也其本同出於道聖賢愚衆之情不同也其本同出於









性聖人以天下後世未能復性而寘於道則以其同然之情而應物以其同然之理而制事以其意不可親授於天下後世則有言以道其意有書以寫其言謂之六經非聖人作為是言也言其理之不得已焉後世傳注累數十百家未見其說當於理合於情何也六經之意非聖人不可以說歟夫人皆有是性性皆有是道聖賢愚衆當其未之習也未始有異焉聖人則率是性而有是道修是道而有是教夫誰不可說哉不能說者其學

未至於有德耳是以易之失賊春秋之失亂樂之失奢禮之失煩書之失誣其說愈煩其失愈多是故牽就而後以為通攻排而後以為長其辭繁多屬偶而後以為才美且夫聖人無意於為是書也學者亦必無意乎為是說則書之意可以會而得之矣其會而得之也安在遠求哉情與理寓之於法言天下之人盡反於德性而思之人之同然者蓋見於性根其所以不同者於性之枝幹處有物蔽之耳夫六經之為迹也方為意也圓意

虛而迹實後世學者為智未至乎心徹為德未至乎智徹思慮之來不出於虛一而實其意所至不過名數間故其所言皆私智也理不與焉其所得臆度也情不與焉難疑答問不能解其紛猶之病者塊氣於胷中無藥破散之至老且死尤不快也故思之於心而言則失之迂行之於身而為行則失之固特其智未徹耳深於詩者不愚深於易者不賊夫聖人之意虛吾之思至於無形之中則會之矣與其意會則未嘗見其度數之多也

與其理契則未嘗見其論説之多也欲其如坐虚室之中默然而忘其聲兀然而忘其形内爲天遊寄於言意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與道相會道與意相適于是而下焉此可以言易矣欲其如在閨門之内房闥之中父母妻子相撫以恩相示以情悲恤歡笑天人之際渾然而無間欲其如在朝廷之上鄉黨之中君臣之相遇朋友之相得賡歌都俞切磋誥戒嚴而通莊而和未嘗有二焉此可以言詩矣欲其論世之事變而言書欲

其論人之情變而言禮其説沛然如長江大河或入於汜或岐爲渚或別爲沱而卒乎滔滔而東下無有礙之者然後爲得耳劉君試思之人之心其圓者神其方者志其虛者道其㴱者理學者之心爲物奪去然後不能殊理入大道與神遇焉聖人之書迹實而意虛迹方而意圓不能與神遇則彼安能以方實之迹而及其意哉思則得之思之於心也去實則虛及精則明虛明之中廓然無物望見天則聖人之道知之如視矣嘗從事於

此久矣有樂善而好學者則序其說與之共焉君之行於是乎書後此三年充賦於京師則當具其所自得者與予道焉不可隱也

師德字序

李生之行南學於温陵以其名字乞言生以操制名予患其為蚓而後充者以師德制其字焉學者之心得性之體故能定得性之理故能應能定則權利不能傾羣衆不能移天下不能蕩能應則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

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德則得此者也操則執此者也得其正性而執之其定也天光其應也天行莫能窮之夫誰無是性哉不能貫之以誦數通之以思索有能敝之者是故所見者一曲所執者一介始有仲子者仁義之實即于母兄之閒而熄焉彼尚為能充其類者邪然而得其正性而執之與夫天見其明地見其光無以異也及執其偽則一蚓耳其閒得失相去不能以寸生知之乎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

人以處之者是故德性之道也可不慎哉可不勉哉

長樂詩集序

予自武林拜符往守長樂踰閩嶺道延平度龍津肩輿而南走兩山中與長江更無案據回抱相逐而下如游諸洞未造乎中虛也徒馭之勞或俯而降或仰而登或直而往或旁而入凡三日然後次爲水口乃得南濵之信泝流而上盈科而後進㴑灦瀲灩遥望不斷解維揚檗平入天際南濵之信意其来迓周侯以棲越山坐視

閩俗以頌漢治而然乎何其來信之異乎常邪兩山之
間方且盤旋未知其所止果何若也又兩日次於釣龍
臺下始見平野萬頃飛鳥屢墮山轉一環天垂六幕烟
接雲連混成虛室千里外衛三山中鎮鍾磬林巒絃歌
井邑福起州名樂生郡號王任二君飛升蛻解之所秦
人隱居榴花鹿徑皆在其左右支提雪峯霍童髙蓋之
類自古名存出於支邑由府而往次第可見予謂四方
州郡類據山水之聚處自其四方而趨焉與夫劍溪之

抵越山無以異也因言天地兩界皆有洞府人莫能游州郡人間之洞府也惟神惟仙能隱顯乎其中長樂山水其體方正其勢環合又其秀者其為人間洞府之嘉者乎故其所鍾多為賢貴出真華顯相次登用四真九仙往往與人為徒莫有知者蓋夫五行之在地理運至於今方大振發龜還而有真仙沙合而有真相豈偶然哉予嘗公外登覽山川氣象風物意態與吾才思邂逅相得發於歌詩日且盈軸故序其經從游覽所以動予

情者為詩之序云裳之性喜自在不能服膺於書伸紙揮毫形見意間所欲運耳然而自許其不俗故以長樂所為詞章書刻於石政和乙未上元書於府中之清和堂

劉應伯字序

予得簡言始於京師之逆旅齒方及冠有成德之風樂與之遊未幾散去後兩年復合於延平其體益畢其志益高吾見其進而已一日簡言以予易其字而予詰其

所以為名之意乃曰有浮屠氏出於祖父之夢中者授予之生隨告其名而後去予感而為之說曰善人君子王公大人之出生也蓋非愚下之流肖翹之類一氣而萬形輪於區區之生死者是必有物寓焉而已予嘗觀人形貌之所受意思之所向竊知其所自來者道降於域中則為聖人或千一或五百歲或為堯舜禹之君臣或為文武周公之父子五行數氣無足以言者其他或地降靈或物降精或天降象而或浮屠老子其徒之有

天德者遇緣而應物不可知耳故玄鳥之為商巨人之為稷嶽神之為申甫昴之為蕭何而長庚之為李白其類不可勝言常謂形與貌所在真與神所寄其来有所自者見其狀貌類多清奇古怪正色如秋和氣如春扣之也谷應觸之也山峙更無俗態鄙懷厭人之視聽然而天之大象地之大靈浮屠老子其徒之有天德者遇緣而至化於形數之中其中足以興庶民其和足以養萬物則為名世之豪傑而聖人者賴之以輔相者也或

非人道之所為茍得權勢以宅民上孟子所謂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者此必蛇虺之靈鬼怪之物出為人妖以厲萬物乃其時數之否歟閩之山水大抵氣清而神邃浮屠老子之有天德者嘗遊乎其間靈蹤奇跡至今尚在神氣之至或散為奇物或萃為異人奇物之出歲為天子庭實異人不可埋沒也自唐德之後文學之士類能以事業見於天下所謂民與物所不能得者而得之者為之耶簡言南方之佳士無諸之國最多

名山古來浮屠氏之為天遊者常在其上然而簡言之生得名於祖父之夢中者豈非為天遊者遇緣而至鄉欲其致言以供萬物之求鄉不然形容聲色之間何其得數之多也嘗謂有自來者皆有所應若夫天之大象地之大靈浮屠老子之有天德者遇緣而化則其應世之伯者邪予故以應伯易其字焉應伯後日得志當行其言以興庶民以養萬物酬酢無窮之變則天之任也君豈能不為哉

黄帝秘文序

予喜方外幽經秘録虎丘子一日自袖黄帝碑文見訪予詢其所自乃云客游南安次懐化驛或者指謂此地古有神仙所瘞及夜陰發其地數尺得所瘞函開而示之乃黄帝皇人書莫知其歳月然而磨滅者多矣詳而集之始得其全文昔者峨嵋之南黄帝受道於皇人乃刻其文於石秦皇得其文慮復有得之者遂至焚書以愚其俗漢武帝時樵人滕超於山之南邂逅皇人謂超

汝應為仙見碑文否因言黄帝之所受會秦除書此以深遠其文猶在今當付汝超乃拜賜而躬行之三年還嬰髮髮變緑縣具以聞武帝詔見超進其文帝不問超不語下其文與劉安及東方朔詳定其虚實超以神儀獻安安不上然而斯文滕超得之以還嬰劉安得之以成道或者以為始皇驅山塞海鞭石成橋緣得此法若夫安超之效則予信之矣始皇妙用其神而然乎觀秦之所為未離乎衆凡非予之所知也宣和庚子孟秋序

演山居士新詞序

演山居士閒居無事多逸思自適於詩酒間或爲長短篇及五七言或協以聲而歌之吟詠以舒其情舞蹈以致其樂因言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古之詩人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含思則有賦觸類則有比對景則有興以言乎德則有風以言乎政則有雅以言乎功則有頌採詩之官收之於樂府薦之於郊廟其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理可以經夫婦移風俗有天下者

得之以正乎下而下或以為嘉有一國者得之以化乎下而下或以為美以其主文而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然則古之歌詞固有本哉六序以風為首終於雅頌而賦比興存乎其中亦有義乎以其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有諸中以為德見於外以為風然後賦比興本乎此以成其體以給其用六者聖人特統以義而為之名苟非義之所在聖人之所删焉故予之詞清淡而正悅人之聽者鮮乃序以為說

講齊物論序

爾汝之異是非之辨好惡之情親疎內外之分五者之類有我而立者也老少之異美惡之辨哀樂之情長短高下之勢五者之類有形而立者也有我而有物有形而有我不能離形喪我之天而一於道及其道散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五行五行散而為萬物陰陽之氣一清一濁一盛一衰五行之數一寡一多一逆一順而後萬物之形或美或惡其質或厚或薄形質之中參差不

齊不可以勝言也不能離形喪我者於是輪於數囿於
物盈虛新故則其理役之是非好惡則其情役之蔽於
有則無為之對蔽於無則有為之對所是或能非之所
惡或能好之情理之中參差不齊不可以勝言也有萬
不一而愚不肖者莫能反其本而覯之心火炎其中氣
焉蹶於外智者相辯以言勇者相奪以力以至老且死
而莫之悟焉且夫物之不齊天也而彼將與天勝乎何
其不知量也天下之人均有一性其性均有一道聽之

不聞未始有聲視之不見未始有形無多無寡未始有
數無玄無黄未始有色而形名聲色有時而見於物者
常無之中至理之去來耳是以萬物為道一偏則彼烏
能為之對哉惜夫世之人有物蝕道終身而莫之見是
則弗思也草木有生而無情禽獸有情而無知衆庶有
知而無義其出也同乎一道其生也同乎一氣一道無
所不在一氣無所不通是故無情者或使之飛有情者
或使之植一氣之化也蓋夫有生斯有性草木無情者

也而有性焉則無不至矣況若有知者乎且彼異類可以引而齊之凡物有對者又烏乎辨哉晝夜異時賢愚異德死生異途古今異世且可以引而齊之則凡有對之小者又烏乎辨哉有知乎此則逍遥遊在道養生主在理矣及其寘之也是為道歟是為物歟是為神歟是為我歟吾不得而知之則齊物論為不能齊物者而作耳

演山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演山集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演山集卷二十一　　宋　黄裳　撰

序

資深字序

天下之人不能宏者有物宧之不能深者有物窒之故其識非造理而得氣非資性而動識特見於目前氣特發於胷中故其才用狥物以為偽以物之幻化遇爾之繆妄言則數窮動則屢趣塵勞擾擾孰為是者嗚呼役

有涯之生騁無窮之智紛莫能解可勝悼哉予欲學者以義刃去所累以仁器受所感宏者無邊深者無裏宏深之中大氣生於仁剛氣生於義氣非仁義不生烏有能亂其識者邪是故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感觸其虛一者不能率爾使動於辭氣常謂君子之酬酢淒然似秋長者斯成散者斯歛置彼有舍而已吾見君子之容體如見秋色清明而簡靜無可撓者揚子曰其為中也宏深其為外也肅括此之謂歟故人仲通以括命名子以

資深命字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仲通仕矣知於人矣將有無窮之變即君而治期君而復則君所以應之非俟予說而後諭者也然而仲通致予之文故書以告焉

書意集序

一日搜予殘藁得元豐己未所為序記啟古律詩若干篇序而集之號曰書意常回顧性分中求其所謂養心治氣之道立之以志作之以情有感而後動合養而為

意思一寓之翰墨則其所書者意耳不主乎言孟子曰不得於心勿求其氣之無趨勿求其言之無害故其七篇之書發於心氣之所養雖其立言亦如與人答問之時近而遠約而詳不為艱苦輕揚之辭僕雖不敏輒慕其為言未之至也若夫採摭歷代之史百家之集巧語奇字隱奧難見之事迹聯綴為文出入不意然後以為工豈其志哉雖然僕之意豈敢便以為不可易者尤有修焉故其言之是非工拙醇疵詳約期於絶筆而後定

然僕之集雖累百卷謂之書意不可易也第以年號甲子辨集之先後云

樂府詩集序

後人多嗜為詩觀其感寓無復古人之風趣雖使大師拾其遺者播之金石被之絲竹薦之宗廟奏之閨門族黨其能使聽之者或和而恭或和而順或和而親猶古之樂乎吾不知也詩之所自根於心本於情性有所感志有所適然後著於色形於聲乃至舞蹈而後已焉有

人偽與其間哉聖人以思無邪斷詩三百篇所謂無邪者謂其思誠耳詩由思誠而作則聲音舞蹈之間特誠之所寓焉故其用大明足以動天地幽足以感鬼神上足以事君内足以事父雖至衰世其澤猶在野甿閨婦爵臣賤妾類能道其志其情有節其言有序豈茍以為文哉今世之人天倫風度與古人所受同然内蔽於狥己而失詩之理外蔽於翫物而喪詩之志嘉美憂怨規刺傷閔適一時之私意先物而遷就之此狥己者也風

雲泉石春花秋月與其情相適則醉酣歌舞揮毫而逐其後以寫一時之逸興此翫物者也二人之詩出於偽非天理之自然雖清辭麗句有足愛者而實不及鄉唱之所感故後世採詩之官廢亦不足為恨也予方惜古之詩不復作及讀君所為樂府詩窮其詩之來當在虛靜中有物探之然後發也故其言有感物而興者有託物而興者其嘉美憂傷喜怒哀怨能道人情物態之難言者然君無意乎為詩也寓其誠而已故雖難言之物君

亦以無意而得之意其言優游而有斷放肆而有節不可為畔岸也使播之金石被之絲竹薦於宗廟奏於閨門族黨必有應之者若夫內蔽於徇己而失詩之理外蔽於翫物而喪詩之志茲實辭人之詩豈予所以待君哉

選佛圖序

以定發慧以靜生覺以虛致明天下之成心也成心之中有佛存焉圓覺妙明應化而化物其猶鑑之有明歟

其明不隨像生亦不隨像滅生滅無窮而鑑之明寂然
不動也然則為佛者豈求諸遠哉天下之人皆有是心
心皆有是性衆凡之流為物甚靈鑑其靜披其一然後
落着相益諸行邪道以聲色香味而有貪淫嗔癡而有
生老病死其生也昏迷於妄想其死也陷溺於惡趣腐
敗死滅猶或鳥獸草木之不若甚可悲也人之心成之
則為佛失之則至於鳥獸草木之不若得失之相去其
間不能以寸而衆凡者不惟心知所致而求之他焉彼

既自棄而無憾又懼三塗之報其惡也貪嗔之中更漁厚利與佛之徒華其居厚其養徼幸天人之報且夫貪嗔既誤矣又肆其貪嗔趨利而邀福此與喪心而求佛者何以異哉其去人天愈遠其入三塗愈深至於兩失而莫之悟可不謂大哀乎且夫作福之善者福之力罄而墮焉又況貪嗔而邀福者耶嘗謂聖人欲繩天下之惡也為之五行以懲之於顯明而佛為之言三塗以懲之於幽間為惡者無懼於生則猶有幽間之慮焉佛之

有補於教斯亦至矣然而衆凡者知三塗之可畏而不知心實為之心之本未始有物也亦烏有三塗之累哉為佛之徒者不以此諭衆苟以禍福而攝其利其利足以華其居厚其養矣而彼之心愈喪焉嗚呼佛之所懲為夫貪嗔而言之也其徒又致其貪嗔而益墮之豈佛之意哉方悲天下之愚衆迷誤而不見性其徒不足以發悟之又從其墮之者久矣一日德之自東南來及其所為選佛圖上至於圓覺下及於三塗之無間在一念

之正邪流轉之類夢想意識不可勝道也予謂觀君之圖者蓋雖愚衆之列可視而知矣世之為選官圖者使人有名利之意為選仙圖者使人有生生之意若夫窒人性之欲而格正其邪見則此圖盡之矣燕閒之中資以為樂豈特賢於已者邪德之請予序其說予釋然慰其悲是故樂為之道焉

諸家詩集序

季文集諸家詩摘其佳什可以留人齒牙間者合為一

集累二十卷焉予喜季文之所好又喜諸家詩格不同其要皆能造理而後發使各離為一家無所摘去未必能為全詩蓋雖國史所作亦經聖人删削始無害禮義者然則予何惜一序為季文道哉造化之辭有感而後作其猶萬籟之鳴風百虫之鳴時歟今夫衆竅不同適遇噫氣而有感則有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其聲之作未嘗同也唱聲後先和聲小大各稱其所受適其所感邂逅北竹之聲按乎有生之類上合乎太

虛始有天籟苟鑿私智而為之非由天理而鳴亦烏能會歸於大塊耶今夫百虫之鳴有以注鳴者有以脰鳴者有以旁鳴者有以胷鳴者有以翼鳴者有以股鳴者聲之自未嘗同也然而高下抑揚皆能自有節奏發孤館之幽破長林之靜而與時態物色共為道途行客之悲傷閨門妾婦之怨望隴畒耕夫之勤勞騷人之幽致隱士之清苦及其時過理盡譬猶萬籟之竅厲風而為虛是豈苟作乎哉嗚呼百虫之聲萬籟之鳴諸家之吟

詠皆本乎一氣之所作然而萬籟物之無情者也百虫物之無知者也猶為天籟之所待人情之所感而況諸家之詩乎其用豈勝言哉若夫六義之作苟鑿私智而為之則恐號竅鳴虫之不若也豈季文之所取者邪宜其書於後

六桂堂詩集序

仁宗在位之二十五年春引貢士試於崇政之庭左朝議大夫范公是時始登第起家亦用淡薄勞苦教養諸

子是以諸子惟知讀書求出淡薄勞苦之中不敢輒有他好乃克有成自嘉祐已亥逮元祐戊辰凡三十年其子峒岏峋㟪嶢相繼書名桂籍仕路之中或直閣秘殿或分符要藩未甚達者皆為邑令尹公告老歸第五子侍燕休從薦獻左右環列金朱青紫仰望志意顏色相為先後鄉人榮之公謂子八子三以恩補官而子及峒等以文藝為進取計其志遂矣其功成矣可以識之始望演仙峯為六桂堂諸公相與作詩違揚其事盛矣夫

富民之家探奇羸逐什一一云操斂散拾奇羸郎舍相望夫畝不斷耀金珠腐錦綺所入如輸所欲如取争為豪華誇大閭里閭不知一不肖子俄出而擅用之朝喪高明之居暮為溝中之瘠無足怪者而公有詩禮之訓使自求已非特以為賢才又助吾君理物天人之所相其為富且貴孰為壞哉然則何愧於序公之詩

送仲時南歸序

元豐六年嘗與仲時相得於都下出其所論時務凡數

十萬言獻於天子其言大抵中立不為畔岸如欲速售者惜乎無左右為之地卒不報九年而後歸嘗與仲時故人也其行安得無説一日有客過我問曰家貧親老不為禄仕其責猶輕於無後仲時之親往矣不為禄仕其責不與焉然而不以無後為急猶急於仕何也予應之曰仕將以行義也孔子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不能行義於天下則其身與名何自而立哉此仲時之志歟客難之曰無後則是絶其親也絶其親不

孝罪莫大焉尚能爲其身與名乎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娶則有後不娶則無後不亦在我者乎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姑其教也名不可必揚身不可必立不亦在外者乎仲時不以在我者爲急反急其在外者何也由在我者而充之爲身與名趙孟之所不能賤者也烏用其在外者爲哉子曰然子姑俟之仲時之有是行豈非幡然而改歟豈非有志

於其後歟夫棄山水之勝處託食逆旅自顧其後形單而影孤孰與其歸則得所務者一得所樂者三之為知哉其歸也發古書十餘篋環而觀之未聞而意新有得而言棄論世取友既往如視不知俄頃之有千古也坐之樂也石溪之上扁舟乘興歌游鷗弄流泉臥聞蓬雨之聲如適滄海登神山不知其身之上下乎波濤也遊之樂也甕粳而炊縮釀而酌罩鱸而膾形骸之外笑謔自若朋友往來之樂也夫得所務者一而得所樂者三

已向乎通矣行義之仕往往亦已無意而得之然則送子汴上觧維千里乃所羨也非所惜也其自為哉

童安詩集序

昔覽古今詩集至數十家各言其志與其才思風韻不同故其體甚衆高下長短不可一槩而論也童句之作有自優游平易中來天理自感若無意於為詩者此體最高誰輒可許如相貴人久而益愛之清竒怪秀無所不有又如大塊噫氣以發衆竅俄會於太虛然後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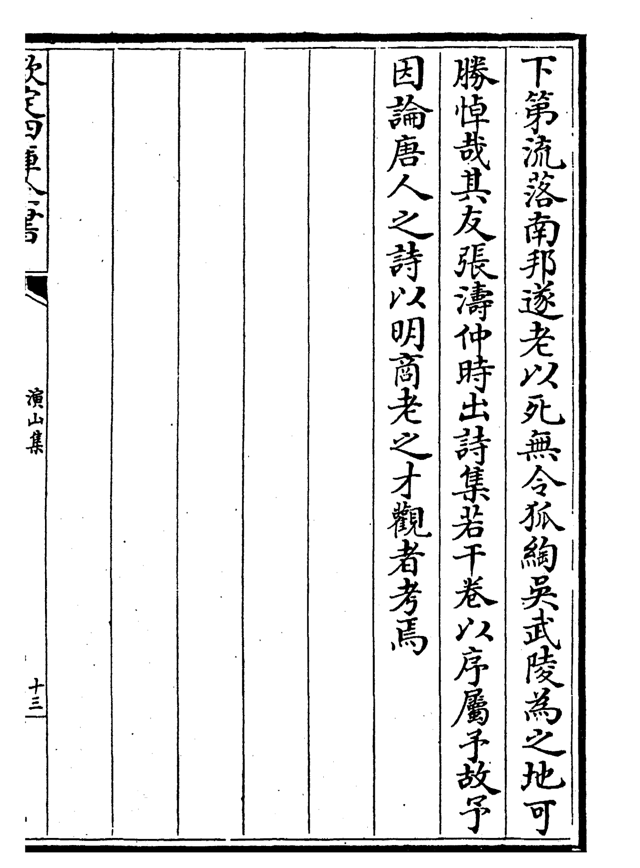
籟未常容力焉是豈一律之所能制有心者之所能爲者邪有道者之詩也其餘或出於清苦或見於平淡或莊而麗或細而巧或健而豪放或俊而飄逸其間或能明白或熟言盡而意有餘偶有古今人未嘗道者蓋於羣體中又其次也雖然論其文辭而已若夫趣向之高下學問之精粗器識之賢否求其志節之以禮義莫能逃我豈特見於區區章句之末哉或傳示童安詩一編以序屬予而予聞其詩久矣會養病未能詳觀故序詩

家數體好事者由吾序而覽其詩可以命章安矣不必
待予覩論而後喻也

陳商老詩集序

讀杜甫詩如看羲之法帖備衆體而求之無所不有大
幾乎有詩之道者自餘諸子各就其所長取名於世故
工於書者必言羲之工於詩者必取杜甫蓋彼無所不
有則感之者各中其所好故也然使諸子才之靡麗者
不至於元稹率易者不至於居易新奇飄逸者不至於

李白寒苦者不至於孟郊譎怪奇邁者不至於賀收商隱輩亦無足取者安能得名於世哉故無諸子則不知有杜無杜則亦不知諸子各有得焉長樂陳傳商老為人俊逸不就束縛能飲酒及書畫嘉祐中已有文章名於士大夫間每於坐上引巨觥取大醉有索詩者走筆立就不復留思至十篇而後止其譎怪奇邁庶幾賀收商隱輩間見風思飄逸絶塵不可追及有謫仙之遺風雖然卒以其譎怪不能俯就有司法度少年引試崇政



下第流落南邦遂老以死無令狐綯吴武陵為之地可勝悼哉其友張濤仲時出詩集若干卷以序屬予故予因論唐人之詩以明商老之才觀者考焉

演山集卷二十一